

名人傳
配
叢
書

王陽明

胡越著

王陽明

編述大意

(一) 天生陽明在中國，是中國民族的大幸。中國人民，卻多數不知陽明，是陽明的大不幸；也是中國的大不幸。

(二) 中國民族中，也有少數人知得陽明，卻因着陽明的功業而震驚陽明！不是因着陽明的學術而敬陽明！是知與不知同。

(三) 第二項的少數人中，也確有知得陽明學術的，然而對於陽明，又有兩種態度，第一種是知而不贊同；第二種是知而不實行。那知而不贊同的呢，自然有個主見，獨那知而不實行的，更比不知的還糊塗。

(四) 區區末學，不敢和那不贊同陽明學術的先生們論證；也不願和那知而不行的糊塗人兒多嘴；連第二項的學者，多全不想念。只願對於初學的青年，和勉強能讀淺易書籍的同胞，把陽明學術，勉力宣傳。也許從大不幸中，能够微幸得幾分，就比着面朝東海，眼看陽明學術在那裏開化日本民族，心上稍微過得去些，這還是第一層。

(五) 第二層，用分列式，舉在下面。

(甲) 陽明說：『良知』是心的本體。』如今社會中人的『良知』，拋到那裏去了！這本體要復不復？

(乙)陽明教育學說，遠倡在十六世紀，如今教育家公認他確合二十世紀的新教育，是否要使社會上多數人得知？

(丙)陽明少年時代的修養和治學問的態度，給青年看了，會生變化不會？爲着上述種種，所以不辭陋劣，要改用白話來編這王陽明，我們譬如開着看小說，卻也和小說一樣有趣味。

(丁)有人說：倘使人家怕看王文成公全集，只看傳習錄，和錢德洪的王文成公年譜就得了，何必又要改編這年譜式的王陽明呢？況且王學很精微，萬一錯誤原意，豈不危險麼？

我便一連頓首百拜，道謝那人，把第四項勉力要求通俗的私意說明，並且說：錢德洪和一班同門所作的王文成公年譜，是當時錢德洪的眼光和主張，不是現世界人的眼光和主張，所以錢德洪搜採的材料，有許多不是我們要讀的材料；更不是我們要供給青年和一般社會人所讀的材料，還有許多夢兆怪異事蹟，是從前人所最喜搜尋，我們却最要刪除的，所以不能不改編了。至於陽明事蹟，都案照正史講學述語，只揀切實明白的選錄；那精微深刻處，不敢提及；也不敢把原意草率附會。更有一層，輕易發表古人學術，是最鹵莽，是最罪過，所以本編關於學術上應該申說的地方，都採取近時教育家論著，不敢攙入私見，力避穿鑿杜撰的危險。

(七)年代下附註西歷紀元，便讀者和那時西洋大儒相對照。

一三、八、一、
胡越識

編述大意

三

讀胡君越所著陽明演義因題二絕句

良知說解妄牽連揭盡雲霾重見天欲識陽明真學訣試從楊啞證心傳

書中與楊啞問答一

段於陽明學說最爲簡易明瞭

掉臂游行理窟中五光十色奪天工苦心欲起青年疾說部新元建首功

俞復初稿

王陽明節目

- 一 編述大意
- 二 陽明出世
- 三 金山賦詩
- 四 塞外出遊
- 五 江西招親
- 六 回姚讀書
- 七 會試下第
- 八 學習兵法
- 九 進士及第
- 十 九華求道
- 十一 築室陽明洞
- 十二 始授徒講學
- 十三 忤旨下獄
- 十四 佯狂避禍
- 十五 謫居龍場
- 十六 初講知行合一
- 十七 陞治廬陵
- 十八 論朱陸異同
- 十九 與徐愛論學
- 二十 遨遊山水
- 二十一 警誠學者
- 二十二 留居京師
- 二十三 巡撫南贛
- 二十四 平寇江西
- 二十五 征服三泖
- 二十六 布告教育宗旨

王陽明

二十七 平定宸濠

二十八 昭雪冀元亨

二十九 詔封新建伯

三十 作業教育的證明

三十一 家居講學

三十二 思田平苗

三十三 陽明逝世

王陽明

武進胡 越編述

明憲宗成化八年（一四七二）陽明出世

大明成化八年，正是西元一千四百七十二年；民國紀元前四百四十年，在古歷九月三十日，中國浙江省餘姚縣裏，出了一位大儒！雖然當不起救世之主，儒家之宗，但是他的哲學和他的教育主張，在今日世界，確卓然不可磨滅。倘若大家能實行他的學說，不但可以提高人羣道德；還是無量數兒童的救星哪！

這位大儒姓王名守仁；字伯安；別號陽明子，本是晉朝山東瑯琊孝子王覽的後代。王覽的曾孫，就是書學大家王羲之，甚愛慕浙江山水佳麗，便遷居山陰。傳到二十三代，有個王壽，從達溪再遷到餘姚，自此便爲餘姚人。王壽的五世孫王綱，文武出衆，在明太祖時，征苗捐軀，朝廷特命立祠，春秋祭祀，這是陽明的五世祖。王綱傳彥達，號秘湖漁隱；彥達傳與準，自號遁石翁，精通禮易，隱居不仕；與準傳世傑，人呼槐里子；世傑傳天叙，號竹軒，爲人胸次灑落，吟歌自得，時人都比他做陶靖節林和靖，這是陽明的祖父。他父親單名一個華字，表字德輝，別號實菴，晚年自稱海日翁，曾經讀書龍泉山中，時人都稱他龍山公。成化十年（一四七二）狀元及第，做到南京吏部尙書，他常常思念先世義之公的故居，再從餘姚遷到越城的光相坊。後來

陽明也在越城東南二十里地，有個陽明洞，築室讀書，所以學者都稱他陽明先生。

陽明生小就很聰明，況且養育在這詩書舊家，環境又好，到了五歲，家裏還沒有教過他識字，他忽然把祖父常讀的書讀起來了。王天叙一聽，好不奇怪！過去問他，他回說：「我常聽得祖父這樣讀，早暗暗記熟了。」

成化十八年（一四）陽明十一歲

金山賦詩

王華在京供職，派人迎接他父親王天叙到京裏去住。那時陽明纔十一歲，他祖父帶着同行，路過鎮江，王天叙天性瀟灑，自然要流連一番，便和衆賓客在金山寺飲酒取樂，領略那大江風物，大家興致甚豪，正要卽席賦詩，還沒有成句，陽明忽然在他祖父身傍，高聲吟道：

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！醉倚妙高臺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

衆賓聽罷，個個驚異！便命他再做一首，以寺中蔽月山房爲題，陽明又毫不思索，隨口吟道：

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。若有人眼大於天，還覺山小月更闊。

看他第一首詩，氣概不凡，第二首，思想高遠，就知道他胸懷豪邁，推理精深，所以後來治學問，辦政事，能跳出當時人的舊範圍，獨樹一幟，不像常人那樣徒讀古書了。陽明隨着祖父到京，住過一年，命他就塾讀。

書，父親王華，見他舉動，豪邁不羈，心中常常擔憂，獨他祖父王天叙，料他將來有了學問，必能自己檢束，決不會因此遭禍殃身的。

陽明自從就塾讀書以後，每每喜歡對着書本，靜坐不動，凝神着想。有一天，忽然問塾師道：「怎樣算第一等事？」塾師說：「只有讀書中進士。」陽明疑道：「中進士，恐怕未必算第一等事，或者讀書學做聖賢罷？」他祖父聞知，笑着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要學做聖賢麼？」

成化二十二年（一四八四）陽明十五歲

塞外出遊

陽明十三歲上，母親鄭太夫人去世，居喪盡禮，和成人一樣。三年服滿，他就出遊長城居庸關一帶。那時長城以外，都是東胡蒙古諸民族的部落，從明成祖征服以後，屢叛屢服，到成化年間，雖然遣使入貢，却漸漸強大。陽明到得長城，登高遠望，覺得腳下一線，便是胡華天界，不覺觸動了個種族思想，籌邊心念，便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遂驅馬出關，攷察各族的種落，留心備禦的政策。時時和胡兒渾在一起，賽馬校射；那些胡兒見他小小年紀，已經弓馬嫻熟，個個歎服。陽明遊歷了個把月，纔回京城，忽聞京畿以內石英王勇盜起，又聽得秦中和尙劉千斤作亂，幾番要上書朝廷，去獻那削平內亂的計畫，父親王華，連連斥罵他，不准妄爲，乃纔作罷。

明孝宗弘治元年（一四八八）陽明十七歲

江西招親

陽明的外舅諸公養和，做江西布政司參議，把女兒許配於他，十七歲上，奉了父親之命，到江西洪都去親迎。諸公留在衙門居住，擇吉招贅，結婚那天，自有一番熱鬧，不必細說。誰知禮堂上準備行禮，書房裏却不見了新郎！諸公急急派人四下招尋，影踪全無。原來陽明那天，偶爾出衙閒步，不覺行到鐵柱宮，見一道士，跌坐一榻，陽明看他有些來歷，便上前叩問。那道士也見陽明年少不凡，兩下講禮對坐，漸漸談起養生之說。那道士逐層指點，陽明也逐層究問，把招親的事，完全掉在腦後。直和道士談到次早，諸公家人找來，然後告辭回衙。

陽明在這新婚之中，閒着沒事，見諸公衙內有好幾竹筍箱的紙藏着，就取出來。成天到晚的學習書法，從此字學大進。到回去時，那竹筍箱裏的紙，被他寫個儘空。後來陽明常常和學者說：「我起初學字，對着古帖臨摸，只學得字的外貌，入後提着筆，不輕易落紙，先凝思靜慮，把精神會聚一起，字體默運在心，然後下筆，如此好久，纔通得字法。又見北宋程明道先生說：『吾作字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只此是學。』我們想來，既不要字好，又爲什麼要學字呢？可見古人隨時隨事，只在心上學，此心精明，字好也在其中了。」

弘治二年（一四八九）陽明十八歲

回姚讀書

陽明在江西住過一年半，辭別諸公，同諸夫人雇舟回鄉，路過廣信，聞婁一齋先生深明宋儒理學，便專誠拜謁。一齋先生說：「聖人必定可以從學而求得的。」陽明就心服這一句話，留心聖賢學問。明年，祖父王天叙去世，父親王華回鄉守孝，命從弟冕階宮和，妹婿牧相，與陽明講析經義，陽明日間隨衆課業，夜間搜取諸經子史，誦讀，每到深夜，冕等見他文字日進，自愧不及，並且知他已心遊科舉之外了。

大凡聰明人，常有恢諧戲謔的病，陽明年少時，也是如此。自從回家讀書，磨勵一番，大悔前非，時時端坐省言，冕等四人，知他從小說笑慣的，決不會一時檢束，都不信他。陽明正色道：「我從前放逸，如今知道了。」冕等四人也就端容慎言。

弘治六年（一四九三）陽明二十二歲

會試下第

陽明到了二十歲左右，經史文章，一天深似一天，修身功夫，也同時並進，便想進探宋朝許多大儒所講的「格物」之學。那年隨着父親，住在京裏，徧求北宋大儒朱熹所著遺書，細細研讀，知道宋儒解釋這格物兩字，是推求各種事物原理的意思，並且說：「衆物必有表裏精粗，連一草一木，都涵着至理。」他見衙署中種着許多竹子，便去推求這竹子的原理，那知沈思默想了多時，依舊不得其理，反把病都想出來。

了，嘆口氣道：「這聖賢怕沒有我的分數了！」纔把這個念頭撥開了去，專心辭章之學。二十一歲，中過壬子科浙江舉人，明年春天，到京會試，竟至落第，親朋都求勸慰，獨有宰相李西涯戲道：「你今年不第，來科必中狀元。」便命試作來科狀元賦。陽明提筆立成，許多老輩都嘆爲天才！退後，有位忌才的說：「此人取得上第，眼中還有我輩麼？」等到弘治九年丙辰，再去會試，果然被忌者暗中屏斥，有個同舍的爲着不得登科，羞憤異常，陽明勸道：「世人多以不得登第爲耻，我反以不得登第，就動了自己的名心，算大耻。」當時識者聞得此言，很爲嘆服！自此陽明依舊南歸，和一班名士，結社龍泉山中，對奕，聯詩，飲酒，取樂。

附註（一）這格物兩字，出在大學經文。當年曾子述孔子之言道：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」所以這格物之學，是最初一層功夫，也是最深一層功夫。

弘治十年（一四九七）陽明二十六歲

學習兵法

那年陽明仍到京師，聽得蒙古酋長，常常入寇大同一帶，邊報甚急，國家承平日久，文不知兵，武不敢死，朝廷要推舉將才，大家面面相覷。陽明看着，暗想：國家雖然按年開設武科，不過造成些騎射搏擊之士，那裏會造成韜略統馭的將才？因此留意兵法，凡兵家祕書，無不徧覽，每遇賓朋宴會，常聚著果核，排列陳勢，

講說爲樂

陽明那時年少氣盛，在京住過一年，覺得不能通大道，武不能立功異域，到處訪求名師，益友，又一個不過，心中著實惶惑。一天，讀朱熹上宋光宗疏，中間說：「居敬持志，爲讀書之本；循序致精，爲讀書之法。」因大悔從前研究學問，雖然廣博，却並未能夠循序致精，自然沒有所得，就依着這循序致精的法則去讀書，心中覺得有些意思，但是物理和自己的心終不能會通起來，如此又沈思默想了多時，舊病重發，益覺爲聖爲賢，自有定分。有時聽得道士談到養生之術，遂起了個遺世人山的意念。

弘治十二年（一九四）陽明二十八歲

進士及第

陽明學得一身學問，南北奔走，沈鬱幾年，雖然不因下第動心，却又不能不借科舉做進身之路，好替國家盡些責任。己未春天，再去會試，纔舉南宮第二人，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，觀政工部和太原喬宇、廣信汪俊、河南李夢陽、何景明、姑蘇顧璘、徐楨卿、山東邊貢一班名宿，以才名相爭，馳騁詩古文辭之學，不覺春去秋來，奉了欽命，差往河間督造威寧伯王越墳墓，駕馭工役，用什伍之法，和帶兵一般；休息飲食都規定時刻，有時停工，就會集工人，教演八陣圖，試驗他胸中的韜略。待到工程完畢，威寧伯府裏，着實看重，拿金帛相謝，陽明一些不受，威寧伯府裏沒法，便取威寧生時所佩的一把寶劍相贈，陽明纔受了，回京覆命。

中國從前很信天數，凡遇着天地日月星辰起了個不常見的變化，朝廷之上，不是進退大臣，就是下詔求言；那年恰巧有彗星出現天空，弘治皇帝也虛行故事，下詔求言，偏那蒙古種的韃靼族人，在這個當兒，領兵入寇，陽明天性愛國，讀了詔書，以爲皇上真要圖治，就草擬邊務八事，說得非常切實緊要，拜本奏上，究竟那裏採用，還不是擱到檔案裏去麼。

弘治十四年（一五一五）陽明三十歲

九華求道

陽明在上年，已授爲刑部主事，到此，奉旨差往江北淮甸一帶，審錄各縣罪犯。陽明生性清廉，遇事明斷，往往輕囚被他察出實情，就加等治罪；也有重犯被他審出冤枉，就減等發落；各縣審錄完畢，乘便去遊覽那九華風景，登高作賦，發洩胸中一番抱負，在山中無相化成等名剎，隨意遊息。那時九華山中有位道士，叫做蔡蓬頭，善談仙術，陽明爲着先聖先賢的哲理，不易透澈，因此很信那養生之術，便恭恭敬敬的把蔡蓬頭請來，直到後堂，待以上賓之禮，叩求指引學仙之術。蔡蓬頭回答兩個字說：「尙未。」二人坐了好久，各不言語。陽明因屏退左右，引導蔡蓬頭到後亭，再拜請問。蔡蓬頭依舊回說：「尙未。」兩個字。陽明接連又問了幾遍，蔡蓬頭道：看你從後堂到後亭，禮貌雖然隆重，終忘不掉官相說罷哈哈大笑，邁步而去。

陽明受了蔡蓬頭一番冷落，那求道的心念，依舊熱烈，又打聽得九華山地藏洞有個異人，終年坐臥松

毛，不喫煙火食。欣然往訪，歷盡山巖險石，果然有個地藏洞，入得洞來，見一異人閉目熟睡，陽明不敢造次驚動，坐在一旁，半晌，拿手去撫摩他的腳脛，又半晌，忽見異人醒來，睜目駭道：「如此險地，怎樣得到？」陽明備道來意，即便談論起來，漸漸說到那最上乘的話，異人道：「北宋周濂溪程明道，是儒家兩個好秀才。」陽明會意辭出，過了幾日，再去尋訪，那異人已經他去，遂有會心人遠之嘆！

弘治十五年（一五〇二）陽明三十一歲

築室陽明洞

陽明在三十歲以前，他以為孔子孟子的哲學，不容易學到；連宋朝一班大儒的理學，也不容易精通；又受着朝臣的壓制，不能進握政權，替國家外安異族，內靖盜賊，所以除掉和一班知名之士，講究文學以外，便留心仙術，兼求佛學，到了三十一歲那年的五月，回京復命，依舊如此，日裏清理案牘，夜間挑燈讀書，把五經以及先秦兩漢各種書籍，刻苦討究，文字日見精工。父親王華聞知，嚴禁家人不許在書室安放燈火，陽明便候父親睡熟，再去燃燈誦讀，每到深夜，纔去休息。一天，忽然嘆道：「我王某怎樣可以把這有限的精神，去做那無用的虛文呢？」此時陽明本來有虛弱咳嗽之病，遂奏請歸養，回到越城，築室陽明洞中，一心學習道家「導引」之術。好久，竟有先知之明。一天，正在洞中靜坐，忽覺好友王思輿等四人來訪，已到五雲門，即命僕人前往迎接，說明某某等五人，從那一條路走來。僕人依言迎去，果然接到，當把主人的話，一

一說明王思與等大爲驚異！都說陽明已經得道了。陽明雖然也明白這種道術，不過簸弄精神，並非聖賢大道。但久坐洞中，過那清虛寂靜的生活，益發起了個離世遠去的心。念待要側身逃入深山，却又忘不掉家中祖母和父親，如此千迴百轉，決定不得，後來忽然大悟道：「這愛親的念頭，從小生成，這個念頭，可以去得，不是斷滅種性了麼？」

明年，陽明三十二歲，決意離開洞中，到杭州西湖養病，日漸健旺，依舊想出山用世。時常往來南屏虎跑等名剎，見一和尚坐關三年，口不說話，眼不觀看。陽明走近前去，高聲喝道：「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？終日眼睜睜看甚麼？」和尚聞聲驚起，便舉目觀看，開口說話。陽明問道：「你有家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家裏老母還在。」陽明又問道：「你還起念想到老母麼？」和尚說不能不起念。陽明便將愛親原來是我們人類本性的話，與和尚講說一番，和尚感動天性，涕泣道謝。明天，陽明再去，那和尚已出山去了。

弘治十八年（一五）陽明三十四歲

始授徒講學

弘治十七年，陽明三十三歲，仍到京師。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儼，特聘他做山東鄉試考官，那科取出的舉人，後來都稱重海內。致試完畢，回京，改授兵部主事。自此陽明的學問漸漸歸向『理學』一路，把那學仙學佛學古詩文辭的念頭，一一撥開，目覩當時學者，大家溺於詞章記誦，不知道從根本上去研究心身。